

汪氏兵學三書敘

兵陰事也體鈴鍵于禮家而其用涵揉于道家何以明
之五禮惟軍禮篇亡矣而田穰苴等所輯之軍禮司馬
法百五十五篇今缺佚大半兵者逆取順守所以毒天
下之不庭全軍保民爲上無取禽獮草薶也唐虞之世
有理官無政官兵統於刑小刑則用刀鋸肆諸市朝大
刑乃用甲兵陳諸原野古制禮律之目皆三千條出乎
禮則入乎刑兵乃國家濟變非常之大刑不得已而用
之者也禮者所以肅萬物之惰氣致百度之清明舉一
切宮廟朝陞野外軍中細之極於衽席刀匕之間物爲

之節文以章人倫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樂由天
作禮以地制樂由陽出禮自陰作樂象春雷出地禮象
天澤異位禮樂所以消慝於未然之前兵刑所以除疏
於已然之後其禁民爲非則一也古者禴禡祭蠹繫乎
軍禮饒歌鼓吹厲乎軍樂軍禮入乎至陰之肅肅軍樂
出乎至陽之赫赫肅肅者警乎九地之下赫赫者震乎
九天之上故曰兵之體源於禮也以正治國以奇用兵
以慈儉讓爲不戰詘人之具而善於乘敵以窪弊冲下
爲善勝候察萬物之並作而觀其復吉事尙左凶事尙
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

已而用之故抗兵相加愛者常勝孳斂其才力心思損
之而獲益危之而致安守如處女出如脫兔靜若山寒
動若雷震絕利一源用師十倍天地積陰積陽之道妙
用在善漫惟善漫者故能善勝善誦者故能善伸蓋常
沖虛儉嗇以嚴凝蟄閉爲事不示人以利器人亦莫能
測之常預計眾小不勝之分數以成一大勝之分數敵
人開戶專斷闔外強力忍詬久嗇乃通常先萬物之氣
而制之用凶事而裒益之故曰兵之用推衍於道家老
子氏也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眾無壙敬敵
無壙此之謂五無壙武王踐阼篇太公述古丹書之詞

女

二

漸西村舍

曰敬勝吉義勝從又申傲之曰怠勝滅欲勝凶禮家之
 精意也葛侯作六恐七懼五戒八務取哀者勝矣益之
 用凶事之義李藥師審機料敵務出萬全常避敵朝氣
 擊其惰歸以靜制動以整攻瑕爲多算勝少算申論兵
 法注意束伍晚師止足善藏其用皆是物也後世事變
 百出損益連弩發石之車易而爲車銃圖說孫子五火
 篇易而爲火攻挈要礮準心法城堞樓櫓渠答之憑易
 而爲建礮築臺銳角三角堡隄地營之法彭排拒樁武
 剛偏箱之車易而爲滾牌滾被之術後世之兵器兵法
 愈出而愈新矣然其精微之意則有亘古不變者存凡

五兵之用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古者圍用弓矢守用戈矛助圍守則皆用戈戟今曾胡諸帥定楚軍營制每營五百人爲五隊頭隊劈山礮二隊抬鎗三隊刀矛四隊鳥鎗五隊刀矛前隊退卻則後隊斫之近日淮粵新軍參用德國陸操英國海軍之法有礮隊步隊馬隊工程隊疏密相閒西例隨營有醫官槍匠獸醫等項章程視古法爲密法不同而以長衛短以短救長之理則同非必刻舟求劍以師古法亦豈毀規擗矩謂古法可盡廢哉至胡文忠用兵仿戚南塘束伍之法講求勇力技擊嘗歎曰兵以用火器而強亦恐以恃火器而反弱又居

軍中時時戒飭諸將每以習勞苦犯寒暑滌惰晦之暮
氣拭嚴冷之朝氣爲用尤爲習知利病者哉汪先生仲
伊盱衡時變采輯羣書旣撰述逸軍禮三篇以原其朔
又取太公望葛侯李藥師三家之佚文而蒐補討論之
以爲兵學三書是三家者率主於兵權謀兵陰陽而近
日太西兵法則博主兵技巧兵形勢技巧家則今日機
器製造槍奔準法之學之椎輪也形勢家則近日測地
繪圖東伍布陳之學之嚆矢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師古人之法而神明其意是三家皆古書之僅存者其
圖學久已亡佚

蘇文志兵書略孫子圖四卷楚兵法圖
四卷孫軫圖三卷王孫圖五卷魏公子

圖十卷黃帝圖三卷風后圖二卷別成子望軍氣鮑子
伍胥皆有圖是古兵法非圖不明圖亡而說僅存此古
人之意所以一若不可施於今而其精微常存蒐軍禮
不可傳也於千一抉黃老之指歸不廢江河萬古者要自有在夫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先克已而後克敵禁勝於
身則令於民道千乘之國使治其賦先足食而後足兵
而示民以大信則貫澈乎兵食之始終足食者制田賦
以三十年之通計國用也足兵者伐五金之材而課冶
氏桃氏函人矢人使治之又用周禮之制督邱甸出甲
士車牛以供軍旅也此非兵之體源於禮乎曰臨事而
懼好謀而成此非道家善戒無迹之作用乎此則仲伊

輯錄三家兵法之微指也夫

曾胡諸公以綠營不可用

從權奏設釐金局不取之民而取之商以爲養勇之費
歛財務齎用財欲泰此知所先務也史稱墨子之長以
善守禦爲節用括之非善強本節用致家給人足之道
者惡能善守禦哉顏習齋論兵事曰吾以六字安天下
人皆兵官皆將此周禮六軍之制我朝入關時入旂
制度亦用之今德國兵制亦然矣通古今者盍觀其會

通光緒乙未冬十一月芳郭里人袁祖敘

荅汪仲伊山長書

仲伊先生同年執事來教語重未敢擔荷撓損尤非所
克當至論兵學源流精數朗暢茗打眞理先得我心謹
輒就尊指引而申之幸垂誨警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
曰吾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寢弱矣周公問太公何
以治齊曰吾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
兵家祖太公陰符六弢管仲治齊用之此道家之言兵
也周公制夏官司馬伍兩卒旅師軍之法三時務農一
時講武此儒家之言兵也操術各異不可強合所從來
遠矣周之制兵出於田賦以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奇

正互用絲牽繩聯數有畸零其用法繁而曲管仲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三軍三萬人公將其一高國各將其一陣皆徹行無有壅蔽其用法簡而直且管氏之制作內政而寄軍令稍變古法使士與士處農與農處工與工處商與商處各居其所各習其業不相雜厠朝夕必事不見異物而遷焉農之子恆爲農工商之子恆爲工商是三民者皆不從戎役出財力將禾絹貿鹽鐵角技巧輸征權以供軍食者也軍士之子恆爲軍士是有三便焉士卒服習將得兵心兵識將意一也器械鈇利以時磨淬乘障守險先據地勢敵不得以猝攻二也演練精

熟不役以他事乃能齊勇怯壹眾志巧者不過習者之
門較之驅農爲兵利鈍相百三也如是然後可以制勝
於天下是故兵農合則以兼營而弱雖三代之成法不
必是兵農分則以專肆而強雖列國之變法不必非商
君祖之使農戰各修其本務以之強秦古今異宜厲兵
於農之制後世不復用之勢使然也法繁而曲利於守
成器而收效常遲法簡而直利於取天下而見功常捷
黃帝老子太公管仲皆言兵之祖而七略皆列之道家
益備陽施陰讐之用賅握奇遁甲之數方略具焉儒家
則出於古司徒之官佐世主宰兆人明教化漸摩於六

經之中擇持於仁義之際必積累而後成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甯亡其國而不肯失人心憲章祖述折衷於周公孔子誠萬世所以久安長治之常道至於取天下之術或不盡出於是也孟子稱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荀卿與臨武君議兵事皆儒家之言兵也兵者搏門之學孫吳鞅蠡張良鼂錯以下據勢爲資因時立業相機乃動不主故常則莫不入轂轂於道家法家矣後世英主每陰用筦商之術以取天下而陽祖周孔儒術爲收拾人心之計然其參差假借之迹又焉得而深諱乎儒家興平之梁肉道法兵家拯亂之藥石藥石

不可以養生梁肉不可以治疾必廢藥石而專用梁肉豈通變之略哉若專任藥石而無梁肉以善其後則是逆取不知順守要亦任偏同弊者矣六藝之目禮樂所以涵養吾心之仁六書九數所以開拓吾心之智三射五御所以練習吾身之勇尊論謂樂亦厲有兵學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舞大夏皆武舞也古人二十以前無不習武事者故儒者多強壯不怯弱可與治軍然則學樂不僅平釋矜躁資養仁之具兼可調和血氣爲養勇之方誠洞見先王制作之精意哉大禹墨翟皆務強本節用備城門諸篇兵法略具矣昌黎言孔子必

用墨子存乎用世以尙儉立國實當今對症之良藥也
卽無志用世而以晏嬰墨翟之道治其身尤處季世損
以遠害之善術也此皆尊論所及故輒復引申發明之
足下泊然浮榮之外以不仕成其學術此最平生所心
折某性便樗棧本無剗割之用年運而往尤招辱殆之
媒每誦王仲淹云吾不仕故成學不雜學故明夫善棄
者乃能善取處不隱則志不章身不抑則名不揚使我
紆金紫致令僕不如木食礪飲蕭然隱几而坐進此道
胸中用舍得失之分數蓋思之爛熟矣審迷途其未遠
庶來者之可追乎冀抉去疣贅杜門炳燭從先生遊於

寬閒寂寞之野以修學爲治其天職先生其亦許之否
乎祖頤首